

航海復仇記

卷四

中國圖書
公司和記
發行



航海復仇記卷四

第二十一章

阿姆協斯巡行河面而歸。小舟中人皆患黃熱症。阿姆協斯獨免。曾向偉廉喀來自道其理由。曰。吾所部之人既病。吾身實不暇病。目前爲急。須治事之時。吾堅毅勇往之氣一刻未衰。則病卽一刻不發。然往往豪傑之士。初雖無病。終至勞苦太過。一蹶不振者。吾但期所事得以及早告竣。事竣之時。卽爲吾身病發之時。或竟爲吾身病歿之時。吾無憾焉。

當日之晨。阿姆協斯見舟中人患病者逐漸增多。未病者驚恐怨憤。咸洶洶然欲圖叛亂。乃告之曰。處今日之勢。吾爲汝曹殺。或吾殺汝曹。苟於事未有所濟。徒速覆滅耳。阿姆協斯言雖如此。然處此危險已甚之地位。計窮力盡。無術可施。不得已召集各執事員。至艙中會議戰守之策。與衛生之法。會議之下。醫士則修談空理。如人生之體氣。及肌膚之顏色等。恰克以爲此病乃上帝鑒臨所致。喀來氏強作滑稽語。以一笑了事。伊華則淡泊堅忍。抱徐奴主義。（徐奴乃希臘哲學家持淡泊主義）以此次之疾病。歸於宿命。然又援引聖經中語。以宿命之說爲未可盡信。矛盾其辭。特維則不發一言。惟曰。吾之職務。惟知行舟而已。至於醫治腦熾腫病。則非吾之所能也。

阿姆協斯一一聽畢。謂衆人曰。醫士乎。汝之所謂體氣與膚色者。吾無以贈汝。但當贈汝以無花果耳。（無花果。西名斐格。又名斐可。西人聞他人之語而不以爲然。或唾棄之。則曰贈汝以斐格。或簡稱之曰斐可。斐可或贈汝以斐格者。乃以手作輕賤他人之狀也。詳見前第二章偉廉喀來以斐可終一語註）汝之才力。能醫治人之體氣。或變易人之膚色否耶。果爾。則意徐哇比安人可以自易其皮色。（意徐哇比

安人、卽黑人、乃阿非利加洲人也。而豹子可以自易其斑文矣。有是理乎。時水手所生之病爲黃熱症。故以皮色變易爲言。吾問汝以病症之由來。汝乃茫無所知。猥曰人生體氣。肌膚顏色。不免有時而變。此理吾終不能信汝也。恰克之言。以爲上帝鑒臨使然。吾謂此等現象。實魔鬼鑒臨使然耳。夫吾等所欲爲之事。乃伊華所謂天命之職務也。寧有上帝反降疾病阻之。使不得行其志乎。謂爲魔鬼。猶較近耳。喀來乎。吾詢及汝。汝乃以一笑了之。此笑或有裨於吾謙斯希亞省之狸奴。而實無裨於吾流落天涯之耶教徒也。謙斯希亞。乃英國之省名。英人見有大笑而露其齒者。則曰其笑也。如謙斯希亞之貓。故有是語。伊華乎。汝以疾病歸之定命。倘此時有天使出現。明告吾等曰。爾衆皆當死於溝壑。如病犬然。吾聞此言後。方敢以疾病歸於天意。若不見不聞。吾終不敢以此言爲確也。至於特羅。以爲汝職司行船。他非所知是矣。特吾試問汝。吾等今既同處於毒煙瘴氣中。欲汝駕舟脫出此毒氣之外。汝能之耶。吾知汝斷不能也。吾觀此黃熱病之所由來。其爲害皆在於空氣。除空氣中含有毒質外。無他道也。昨晚吾在小艇中。從河上歸舟時。覺有氣味觸於鼻觀。此等氣味。與發自陰溝中者相似。此所以艇中諸水手當夜卽患病也。不然。何以舟中人皆未患此病。而吾所率之艇中人。獨先衆而患之乎。諸君試答吾此問。喀來氏曰。君所言固甚是。特今晨日出時。此等濃霧。直升至桅檣之上。君之意。既以此等疾病爲從濃霧中來。則今日羅斯舟中人。亦既盡被此毒氣矣。何以患病者僅止四五人。而吾等幸尙無恙耶。阿姆協斯曰。汝所言。吾早已念及之。此其故或由臥於下艙者。受毒較深。臥於上艙者。受毒較淺。受毒之深淺不同。而病勢之有無輕重。亦因之而異。大概傍晚時所發現之濃霧。其含毒較多。迨清晨。則濃霧漸冷。而其毒質亦漸消散。此所以本舟中人受害者猶少也。

撒爾范希深以其言爲然。遂起而言曰。西班牙人常言此間低下之地。恆有毒氣發升。令人患腦癰腫病。

惟高出海面至二三百尺之地。其毒卽不能侵。以此言與甲必丹之議論相印證。何其巧合也。阿姆協斯曰。若然。吾等所居。須擇一高出海面二三百尺之地而後可。

衆聞言。咸愕視。而面面相覷。不發一語。

阿姆協斯曰。諸君乎。吾等之船隻。今既受損。不能泛海。卽能泛海。而吾等斷不能徒手還鄉。坐待於斯。聽其罹熱症而死。則又萬無此理。爲今之計。除捨棄吾舟。而內向登陸。無他道矣。

衆人同聲詰問曰。君言何謂也。獨有伊華默不一語。蓋已知阿姆協斯之用意矣。

阿姆協斯答衆問曰。內向至陸地者。欲高居二三百尺。如伊華所言耳。吾等攀緣至山嶺。卽山上築營壘以居。於焉避疾疫而採食料。不亦可乎。

衆問曰。以後若何。

阿姆協斯曰。待吾等精力既復。則越過山嶺。以襲擊聖雅谷黎安可耳。

喀來氏矢言曰。壯哉阿姆協斯。可謂百折不回矣。

伊華曰。誠然。吾當謹從甲必丹之後。

恰克亦呼曰。吾亦當謹從於後。

喀來氏曰。吾更贊成。

阿姆協斯曰。然則特羅若何。

特羅答曰。生死惟甲必丹之命是從。吾於築壘之道。雖無所知。然使弗蘭克君今日尙在。吾知其計畫亦必與甲必丹同意。吾雖欲不從。其可得乎。

阿姆協斯聞言甚慰。卽曰。吾等可以傳令全舟。務於一小時內。準備啓行。繼又謂伊華與特羅曰。汝二人

可先將此意告諸批立于舊伙。但得批立于舊伙不生異議。則餘衆自不畏其不從矣。

批立于舊伙及伽藍舟中諸囚虜之得釋者。聞命之下。立即應允。同聲而呼曰。一惟甲必丹之命。其餘亦有人與阿姆協斯爭辯良久。至一小時。辯論中之最要者。則謂阿姆協斯既欲登山而居。當先問此等山嶺。究竟安在此間。蠻哥羅樹紛紜糾結。稠密異常。舉首前望。不能出五十碼外。豈謂此深林中有山嶺在耶。

阿姆協斯曰。山嶺與汝等相去不遠。僅在西南方三英里以內耳。當吾舟由海入港之際。吾於山嶺之一肩一角。誌之甚清晰。弗庸汝曹鯁鯁過慮也。

衆曰。今甲必丹之意。欲挈吾等至此山嶺所在處耶。

此問一發。而衆人疑憤之容益顯。有如烈火不可遏抑之勢。阿姆協斯遽呵斥之曰。愚哉汝曹。吾既忝爲汝曹之甲必丹。則號令所出。斷無反汗之理。豈汝曹以爲斷斷致辯。即可變易吾之意見。而別出一途耶。吾明告汝。汝曹若不從吾往。吾將舉烈火以焚此舟。並將盡焚此舟中之人。庶使汝曹不至爲毒氣所侵。而免在此間受寸寸腐爛之苦也。

阿姆協斯言出必行。從無空言恫嚇之事。爲衆所素知。卽阿姆協斯亦知衆人經此一逼。已足濟事。衆人果皆默許。願從俱往。且批立于舊伙皆踴躍從事。不以內向登山爲苦。因是衆心之疑懼。亦漸就消釋矣。烈日當天。葛籐遍地。衆人於蠻哥羅林中。闢徑而行。屢屢顛躓。其患病之夫及糲糲等物。則由強者曳之以登。山坡崎嶇。失望之聲。怨詈之聲。詛咒之聲。與夫見毒蛇而驚呼。遭蚊蟲而驅斥之聲。一時並作。且時或以驚駭過甚之故。而揚言曰。西班牙人來矣。西班牙人來矣。凡諸苦惱。於此五六小時無不備嘗。惟尙未及寒凍之苦耳。夕陽將落。始抵一平坦之地。其地高於海面。足有千尺。地之後背。又爲一高不可攀之

絕壁。此絕壁乃一大山之上肩也。其下面則爲一巖壑之斜坡。樹木叢生似天然城堡。堅不可破。阿姆協斯卽命將患病諸人安置一極大之棉花樹下。俾得偃息。再返舟。攜取繩牀絨毯之屬。爲患病者之用。而伊華之勇敢識見。則尤有可佩者。蓋此次之得抵於山地。伊華實率衆當先。爲開路之人。始時發見一小溪。伊華卽沿此小溪。在叢林中闢徑而上。旣上。伊華又鼓勵大衆。令攀緣絕壁。再行向前。此小溪跨越絕壁。知溪源所在之處。必有相宜之地。可以駐劄。而且爲水勢所及。則於水於陸。兩俱便利也。遂以此意告諸阿姆協斯。阿姆協斯雖極贊成。而水手等疲乏已極。一再哀求。令勿復進。卽偉廉喀來爲彈壓後隊之人。其水手等亦已不肯向前。喀來氏則霧顏色勸導之。勸導不從。則手執寶刀而威嚇之。威嚇之後。又撫慰再三。或唱曲以娛衆心。或爲衆人代任輻重。阿姆協斯見之。喜不可支。自忖平日所最信任者。首推此二人。而此二人果能不負其信任也。然是時復行前進。衆中之強者且勿論。其有病者實不堪再受拖曳之苦矣。

入夜。阿姆協斯附伊華與喀來之耳而低語曰。昔者考的斯（西班牙冒險家。已兩見前文。）登陸之後。卽焚其舟。（考的斯至美洲後。焚其所乘舟。與破釜沉舟同一用意。）吾等獨何爲而不可耶。

伊華方坐於地。聞言。突然一躍而起。旋復就坐。低聲答曰。甲必丹。吾懷此意久矣。孰料甲必丹乃先吾而言之也。

阿姆協斯曰。是無汲汲。須將舟中物搬運旣空。而後徐議及之。其所以不肯急遽者。自有用意。特不肯明言。故託於搬運舟中物耳。

喀來氏則自始至終。不發一語。

翌晨。衆人旣起。阿姆協斯卽督率衆人。就其地趕造營寨。就天生之形勢而論。其地已極鞏固。向已略述

之矣。其地雖三面皆絕壁。而謂敵人可渡越此偉大之山嶺。從後面抄襲而來。此乃必無之事。可以毋慮。況絕壁上。樹林稠密。勢且高出於阿姆協斯等所居之地千有餘尺。而謂敵人將從樹林中發見。阿姆協斯等蹤迹所在。是乃更無之事。更不必慮。然則敵人既不能從山後抄襲。由上面而來。設一旦有事。其必在山前與山下可知。阿姆協斯因命衆人擇樹木之小者砍下。而以樹之尖枝向外。設置於山坡之頂。其名曰逆茂木。所以阻敵人上升之路也。（逆茂木者。以樹端向外。或以大枝之尖向外。積疊成堆。其鋒頗銳。所以抵禦敵軍之入攻者。）又將樹幹鋸爲木料。而豎放之。連亘極長。度橫木於上。塗爛泥於下。約三四小時之內。已造成一營柵。除礮火外。其他皆可藉此以抵禦矣。

工程告竣。阿姆協斯審視一過。攀登西拔樹（西拔樹名。見後）上。暫時憩坐。遙望樹木叢雜。縱橫數里。祇見有樹而不見有地。不知者幾疑此間即以樹爲地也。倘在河口時。畏難不入。孰能預料此間尚有平坦山地乎。俯視平地。則又樹林參差。疎疎落落。再遠矚之。則叢林外。卽水波碧綠之海面矣。阿姆協斯沉思半晌。軍柵既成。將以何事繼其後乎。

謂欲在此荒山中。作久住計。固萬萬不能。謂欲再往雷葵拉。爲報仇計。又萬萬不能。謂暫時駐足。待探明弗蘭克生死之究竟。而後啓行。則消息尙不與外間相通。何從探悉。彼喀來與恰克及餘衆八十人。豈能以吾一己私事。使將性命重作兒戲之冒險耶。是又斷不可。且亦斷不忍也。思念及此。不禁忿極而哭。哭極則禱。既而曰。弗蘭克於今日。固已有九死而無一生。卽尙在世間。亦斷非吾等救援之力所能及。蓋不死必在意奎席與中矣。入此陷穽。安能救之。因復悲呼曰。此事非吾力所能援助。願上帝援之助之耳。乃從樹枝而下。曳喀來氏與伊華而謂之曰。吾等欲修理帆船。但恐工未竣。而患熱症死者已踵相接矣。喀來氏與伊華均領而應之。是時羅斯舟尙留於外。勢不能亦昇入平坦之山地。加以修治。然則修舟者

必須重受毒霧。雖三尺童子亦知之。

阿媽協斯又曰。即使修理果成。幸獲不死。亦萬不能不與西班牙人重復一戰。蓋初時印度人之泛獨木舟於海上者。登吾舟報告之言。斷非無因。彼西班牙人早已預料吾舟之至。而有備無患。況余斯太斯又明明身爲奸細也。

喀來氏曰。吾等惟有往聖雅谷黎安一試。劫其珍寶。焚其屋宇。而後徑往雷葵拉。從雷葵拉之後。而突趨至其海口。奪海口之船隻。乘之以回國耳。

阿媽協斯曰。是非計之得也。彼雷葵拉不及聖雅谷之富有。然且預料吾等之至。而戒備綦嚴。則聖雅谷爲較富之地。寧有反不加備者乎。吾聞聖雅谷城。建立雖未久。而地面頗廣。吾等欲攀緣此嶺以過。若無引導者以爲之先。亦萬不能行之事也。

喀來氏聞言微嘆。仰首而望。則見樹木叢雜。大石巍峩。欲攀緣過之。以入聖雅谷。誠非易事。遂答曰。汝言固自有見。特勇敢如藍氏。處於不得不勇敢之地。又如藍氏。而汝藍氏之言。反小心若此。何歟。

阿媽協斯曰。吾意見中。更有勇敢者在。汝曹亦嘗聞有黃金邑名麥奴亞者乎。伊華聞言。颯然微笑曰。吾知之。卽彼批立干之老友。亦均知之。

阿媽協斯曰。若是。則往麥奴亞。不較善乎。遂舉昔日聞諸鄧格門之言。盡告喀來氏。伊華亦將生平所聞傳述之詞。點綴一二語。

喀來氏聽畢。良久無語。旣而曰。阿媽協斯。汝又欲焚舟。效考的斯。何爲耶。

阿媽協斯曰。吾意本不肯遵效考的斯。且亦深恐不易爲筆才魯也。（筆才魯。見前第九章。不易爲筆才魯。意卽不易往麥奴亞。）此一席話至此暫畢。

羅斯舟中人。隱居於此深山者。凡十餘日。其患病而死者。凡數輩。其未死者。以醫治幸獲保全。所需糧食。則每日往羅斯舟中運取。無慮不給。此外尚有浣熊（熊之名）猿猴。及其餘較小之動物。足供啖嚼。獵取此等動物者。均出於伊華及霍亘斯舊部（霍亘斯舊部。即從伽藍舟救回之各水手）之力。彼等經練既多。故熟於此道也。動物而外。又有果蔬。亦頗可口。而生於山上之檳榔樹菜。及牛樹上所產之乳（牛樹一名乳樹。樹有汁如牛乳）二物。爲尤美云。

山上有一大樹。名曰西拔樹。阿姆協斯等。逐日攀登此樹之枝葉中。窺望敵軍。此樹雖以英吉利所產雄偉無比之橡樹。植立其側。頓覺蕭瑟可憐。其樹有兩根糾結而成。兩根之間。容羅斯全舟之人。尙嫌寥闊。凡羅斯舟所備之軍火糧食等。均堆積其中。其樹之腰圍。約四十尺有奇。巍然岸然。不啻一燈塔。一瞭望臺也。樹身光滑。約高百尺。百尺之上。始爲樹枝。每枝一條。即不異大樹一株。每枝之尖。約離地二百五十尺。高既若是。欲登之則又甚易。蓋樹身光滑。自有天生之繩索無數。下垂及地。可供憑藉上升。升樹後。又不啻一絕妙花園。所有樹枝。一半生葉。一半開黃色之花。時有蜂雀鸚鵡。飛翔四周。鶯蝶盤旋。不可數計。日落之後。蛙聲聞閣。達旦始止。此一樹之景物。殆較英國一方里之景物爲多也。

阿姆協斯在大樹上。念敵人於數日內。必且跟尋而至。不覺勃然自奮。預籌抵制之策。某日晚。忽見有一大帆船自西方來。沿海岸而行。此船似曾相識。其諸於半路相遇而又相左之西班牙船。即鄧格門所乘。以東向者乎。

設使果然。則必於昨宵行經阿姆協斯等之前。而返至雷葵拉。在雷葵拉。訊得英吉利人既來復去。及海面開戰一切情形後。乃重復乘舟而出。沿海濱而行。以躡緝英人隱避之所。可知也。第見彼舟緩緩沿海岸而至。料其行經河口。或將他去。及與河口相近。即逼近海岸。而另遣小艇二艘。從

河口而入。其情形與羅斯舟初抵時。殆無稍異。小艇既入。則爲蠻哥羅林所掩。不可見矣。

阿姆協斯遂從大樹攀緣而下。盡以所見者告諸大衆。衆皆歡呼喜躍。爭相預備。昇銅礮四尊。架於木棚之上。庶使敵人不得由小徑以登。其鎗手及弓矢手各執其器。環立而待。又有五六人願執銃入木棚樹中。以爲由此燃放。更可命中也。準備既畢。繼以禱告。禱畢飽啖。守候至兩小時。始聞西班牙人之聲息。白煙一縷。從沼澤中起。繼以鳴鎗報告之聲。於是英人皆忿然一呼。而西班牙之國旗。已從叢林中突然出現。升於羅斯舟之桅尖矣。又有一西班牙小艇。從河口入。蓋聞鎗聲而往接應者也。此艇亦不久爲叢樹所掩。末由復覩。

英吉利人憤怒已甚。然不得已仍耐守一小時。此一小時中。有大聲談話者。有昂然奔走。而足聲甚重者。阿姆協斯見之。卽令靜默毋躁。苟非敵軍已至。傳令開鎗之際。不得言語行動。過於諠譁。乃號令甫出。而山下之小徑內。已現有西班牙人之首。魚貫而至。

阿姆協斯低語喀來曰。愚哉愚哉。此西班牙人乎。彼等之來也。乃以單行魚貫而至。吾曹迎擊之後。彼等勢必退避。是自相衝突。自行踐踏至死也。少年乎。其各緊並而伏。以待其來。

此小徑。至爲狹隘。不容二人並行。是以敵軍不得不單行魚貫而入。况又崎嶇險阻。屢仆屢起。因此頗有不願復進者。停步不前。已非一次。然阿姆協斯等聞有命令之聲。發於敵軍之後。屢屢敦促。未幾其人竟直出衆人之前。以身當先。阿姆協斯與喀來氏一見此當先者之形像。卽各失聲曰。噫嘻。是非夫己氏乎。喀來氏曰。吾見其足。已足辨其爲夫己氏矣。彼雖戎服。不能逃吾之鑒察也。

阿姆協斯曰。喀來。汝須謹記。汝昔日已嘗報復之。今日當輪及於吾。吾必有以窘此奴。衆少年乎。勿聲勿聲。

敵軍士多趨起不進。以爲進亦無所獲。然鄧格門則一再回頭呵斥。導之而前。作者至此。亦以此人確爲鄧格門也。

喀來氏低語曰。此等軍士。必已於雷葵拉備聞亞美達及伽藍舟覆沒之事。故不願從覆沒者俱去。而趨起不進也。

及後。西班牙人已上峻險之山坡。與軍柵相距。僅四十碼。然各直立不動。猶豫少時。其意以爲既有英人何以靜寂若此。是時阿姆協斯則躍登營寨之巔。手執白旗而大呼曰。鄧格門。汝其聽哉。此次之戰。乃吾與汝之爭戰。而非吾衆與汝衆之爭戰也。吾往雷葵拉向汝挑戰。而汝乃他往。因不得遇。今日汝既來。吾與汝彼此以一身相搏。何如。

鄧格門答曰。盧騷犬。（盧騷。卽麥丁盧騷。見第二章。西班牙人罵英人以盧騷犬。猶英人罵西班牙人以天主教犬也。）汝毋多言。吾今日祇有鐵索繫汝之頸。而不屑以寶劍斬汝之首。汝曹昔日所以待吾於史茂韋克者。今日吾亦將以此還待汝曹也。二人之私戰。或衆人之公戰。姑置弗論。惟汝身與汝衆。均須與昔日之哇克生海姆受同等之命運。蓋汝曹所犯之罪。實與哇克生海姆所犯者無異也。况吾西班牙國王之領土。爲他國人不能擅到之地。而汝曹竟敢悍然佔據。則狂妄尤甚。應得之罪。實與哇克生海姆絲毫無二也。

阿姆協斯聞言大笑。旋厲聲曰。吾恐汝與汝之西班牙國王。並爲魔鬼所迷耳。此土既可以屬汝西班牙王。豈獨不能屬之於吾等耶。汝曹既據喀拉喀斯。以爲己有。吾亦當以喀拉喀斯奉之於吾后依利沙伯也。上帝無親。惟義是親。衆同伴乎。其各鳴鎗擊此忤奴。於是兩造皆轟擊。忽有一彈突然飛至。阿姆協斯急伏於營柵之下。從頭上瑟然而過。彼敵軍所立之處。

與營柵相對。英吉利人之鎗彈礮彈一時齊發。洞擊敵軍之前後部。其立於前部者。皆紛紛跌仆。相爲枕藉。其後部則返身而逃。英人之鎗彈利矢。又正對逃者而發。逃者遂亦紛紛顛躓於小徑之中。

阿姆協斯大呼曰。衆少年乎。其各出營力追。毋稍寬縱。汝曹不見彼鄧格門亦已奔竄耶。於是阿姆協斯先從逆茂木上攀越而出。從之者凡三十餘人。意欲生擒數人。以探問乃兄弗蘭克之生死也。

鄧格門受傷甚微。見軍士奔逃。追隨於後。欲止之使勿亂。阿姆協斯譏其奔竄。實誤會也。特軍士等慌遽之餘。更不受鄧格門之約束。是以鄧格門亦不覺從之俱走耳。

及阿姆協斯等奮追及之。而西班牙人已竄入叢木中。不可得見。阿姆協斯深恐鄧格門於半途重整軍隊。爲圍攻之舉。則己身所率僅三十餘人。勢必不敵。以此快快而回。大違所願。返至小徑。見西班牙人十四名橫臥於地。然皆已死無用。此外尙有一人傷而未殊。見英人返。即眠於地。而執鎗轟擊。英人既以追逐無獲。恨忿之心正熾。又素聞西班牙人設爲伽藍舟。以囚他國之人。凡他國之人。即於爭戰之時。幸獲生全。而被擒後。無能免禍者。是以觀此西班牙兵尙未殞命。且敢發鎗轟擊。故勃然擊死之。阿姆協斯後至。方大呼止殺。已無及矣。

阿姆協斯忿斥曰。汝曹其狂耶。何以將此未斃者遽行擊死耶。此間尙有一印度人於此。汝曹亦欲擊殺之否耶。

言時。即從林中曳一印第安人以出。此印第安人受傷尙輕。是以能伏地而行。彷彿一銅蛇然。衆中有一人忿忿曰。此黑蟲嘗放利箭。洞穿吾之足脛。吾知此利箭。必含有毒藥。

阿姆協斯以印第安人掖入營柵。不啻提一小兒。聞忿呼者之言。乃答曰。上帝佑汝。吾願汝早獲痊愈。至此印第安人則有益於吾。尤勝於黃金也。

此印第安人既被擒獲。自知無可逃遁。亦淡然不以爲懼。食之堅却。叩以種種問題。不置一辭。惟求早死。再三詰問。始知其意。以爲英吉利人之待囚虜。非能寬厚。不過使囚虜飽食逸居。浸就肥碩。而後斬而食之。有類於喀列皮人之所爲云。（喀列皮人。卽一種紅色之印第安人。當哥倫布始抵南美之際。其沿北海濱而居者。多喀列皮人也。今喀列皮海之島嶼中。尙多此種人。其俗既獲敵人後。卽飽食之。而後殺以供啖嚼。）及見英人昇西班牙人之屍。埋葬於地。乃惶然大駭。疑此等死屍。將充英人之庖廚矣。阿姆協斯等一再解說。以爲斷無此理。而印第安人終不敢信。其惑於西班牙人之蜚語也深矣。

阿姆協斯等仍和平撫慰之。又贈以一小刀。此爲印第安人最愛之物。於是始稍稍信服。而以己身之歷史。告諸英吉利人。略謂西南十五里之地。有一西班牙人。富於權勢。印第安人咸奉其驅遣。己亦衆僕中之一也。特於數月前。背主而逃。賴打獵爲活。後見有一帆船泊於海口。遂潛行入舟。意圖劫取舟中財物。不意爲西班牙人窺見。遂遭擒捕。被擒後。西班牙人再三逼嚇。令其爲嚮導。以追躡英人之所在。故抵於此間。原籍係倫敦斯之印第安人。倫奴斯者。乃一寬廣無垠之草原。在阿姆協斯等此時所駐山嶺之陽面。而據於哇黎那柯之上者也。（哇黎那柯。乃河名。在南美洲費尼絃爾省。見前第九章。）當其童稚時。爲西班牙人所劫取。故離其故居而流寓於外。蓋西班牙人每往各種野蠻之地。以傳教改化爲名。擒其人而浸洗之。有不得已而強從其浸洗者。則西班牙喜爲已經受教矣。其有不肯從者。則強劫之而行。或謀殺之。或奴隸之。此乃天主教徒之習態。雖至一七九〇年時。猶有然也。此印第安人報告之後。阿姆協斯不禁喜出望外。遂問之曰。汝尙有志於還鄉否耶。若欲回鄉。尙能熟識道途。不至迷惘否耶。印第安人聞言後。其黑色之睛。閃爍若火出。顯露急切熱望之意。阿姆協斯遂釋之。許以自由。並贈以小刀十二柄。勸爲嚮導。就山嶺覓路而行。抵於彼廣大之河。（卽哇黎那柯河）若是。則印第安人既可歸還鄉里。而英吉

利人亦可南向以遂其覓取黃金之志願。由是觀之。阿姆協斯欲攀越山嶺南下而抵哇黎那柯。既抵哇黎那柯。復南下以探黃金城。其志固彰彰明矣。（黃金城。卽指愛爾度拉德之省城麥奴亞。其地富於黃金珠玉。已見前第九章。從阿姆協斯等此時所居之山嶺。以抵於哇黎那柯河之流域倫奴斯。復由倫奴斯以抵於麥奴亞。此卽第九章中鄧格門所云最簡便之道路者也。此節當與第九章參看。）特是攀越山嶺。以赴哇黎那柯河。在昔西班牙人已有行之者。其人卽叟伯氏。名哈那圖。當時所取之道。實與阿姆協斯此時所計畫者無異。故阿姆協斯已知道路遠近。約一百二十餘里格（三英里爲一里格）。然哈那圖卒爲韋吉黎種之印第安人所愚。非惟所事未成。且傾覆焉。而阿姆協斯此時反深信彼印第安人。不以蹈哈那圖之覆轍爲慮者。亦深知西班牙人之待印第安人。慘無人理。故印第安人於怨毒之餘。遂不得不出於報復之計。若英吉利人則一視同仁。未嘗稍施凌虐。彼印第安人雖白野蠻。亦具有人性。當不以待西班牙人者待英人也。凡此皆阿姆協斯聞之於其師甲必丹法蘭雪斯狄來克者也。（前第九章中。鄧格門謂有簡便之道。可以達麥奴亞。嘗明告之阿姆協斯。而頗有自詡所知之意。作者乃於此援引哈那圖之事。並提及阿姆協斯之師狄來克。蓋謂阿姆協斯此時逾嶺南向之舉。乃早年聞諸其師長。而並非拾鄧格門之唾餘。此作者之微意也。）

阿姆協斯乃召集大衆。始將有志於麥奴亞之言。盡情傾吐。且逾嶺南下。實爲目前保全性命之第一策。捨此更無生路。衆人中。本有喃喃怨詈。恐至盡數滅亡。如昔日哇克生海姆之所部者。苟欲不爲哇克生海姆之續。則南下實惟一之路矣。彼鄧格門敗歸後。勢必率衆重來。而聖雅谷之陸軍。亦將繼至。卽令營柵鞏固。不至驟爲西班牙人攻破。然久困柵中。亦必以飢餓而死。及今西班牙軍未來之際。何可不速圖他往乎。至劫奪聖雅谷之事。則此時萬不能行。彼處所有財貨。至此必已收藏穩固。且恐全城中早已秣

馬厲兵以待英人之至矣。是故衆人之意。苟欲保全性命。不能不謀他往。欲獲黃金。致榮譽。亦不能不謀他往。欲沿海濱而行。以襲擊沿海之口岸。則亦萬不能濟。蓋是時英吉利人之行蹤。已遍播於通國。各處皆行戒備。彼不難召集軍艦。圍攻吾等。吾等危矣。是以捨南下一途外。萬無他法。阿媽協斯清辯滔滔。此爲其生平展放口才之第一次。昔日在史茂韋克。以渾德君之事。與甲必丹勞雷辯論。萬無此日之聲情慷慨。言詞敏妙也。繼又將冒險事業之如何榮顯。爲國闢地之如何光耀。拯拔異教徒之如何有功。事成之後。非惟生前之享用無盡。卽身死而大名亦永垂不朽。雖考的斯與筆才魯。視吾等亦當有愧色也。較之坐困此間。束手待斃。果孰得而孰失乎。

衆人聞言之際。始則蹙額微嘆。不以爲然。繼則中心漸漸移動。批立干之舊伙有答者曰。甲必丹乎。吾今日聞甲必丹之言。益以所事得人自慶矣。甲必丹之行事。誠不愧上流本色。凡甲必丹之所見。皆吾等所欲見。甲必丹所不欲爲者。亦卽吾等所不欲爲也。甲必丹乎。吾願從甲必丹往。凡見理明而經歷久之諸同伴。吾知亦必以某言爲然也。

於是諸舊伙一一允從。餘雖不從而不可得。阿媽協斯喜謂大衆曰。今日之事。乃吾生平最得意之事矣。吾雖損失吾至愛之兄長。然此後所得者。將四十倍於所失。諸君今日。旣信托吾若是。上帝在天。吾必有以副諸君之信託也。凡吾之所計畫者。一聽彼愚夫愚婦。訕笑吾可耳。至眞聰明眞有識者。必能爲人所不敢爲。而後遂能得人所不能得。昔者掃羅（猶太王）嘗出尋其父之亡驢。而遂以獲國。哥倫布不過欲航海以尋支那。而論者笑爲狂。及其後終得新世界。諸君乎。其亦有志於尋麥奴亞否耶。萬物皆上帝所創造。苟上帝以吾爲不當尋。自能以他途指示吾耳。

是時羅斯舟衆除病死及陣亡外。約有八十人。此八十人咸聚於巍然洞然之西拔樹下。對天立誓。一曰。

自此二年之後。當各盡心力以探得彼黃金邑。而成敗在所弗計。二曰。八十人禍福相共。無間生死。三曰。順從長官之命令。雖死不避。四曰。不當以私忿而互相怨詈。惟商議戰務之時。人人皆可以抒其所見。五曰。不當輕發無謂之誓言。惟當日以禱告事上帝。六曰。除天生之仇敵。西班牙人外。一概不得強劫他人財物。七曰。遇各種土番。均當待以禮貌。示以哀矜。於各種婦女亦然。八曰。凡所得之財物及糧食。均當存諸公衆。不得據爲私有。時時當念及於本舟及本國之贊成各員。俾羅斯舟得以成行者。以上八條。人人當遵守。至死勿渝。其第九條。則定於次晨。啓行南向。惟信託上帝。視爲衆人之嚮導而已。誓畢。皆長跪於地。受聖餐禮。禮畢。各起。遂爭往包扎糧食。收拾軍械。及就寢之後。則各人魂夢。咸彷彿功成而歸。在拖烈治河畔矣。

宵半。喀來氏與伊華悄然潛步至山上。入營寨中。低語阿姆協斯曰。此時睡者已各清醒。咸準備啓行。吾等可以發矣。

於是登山南向。然究竟何往。都莫能言。彼此相看。惟見黑影。仰望當頭。則黃色之月光。時或從森林茂葉中逗入。各執刀斧。或闢大如旗纛之菖蒲。或砍高至四十尺之老竹。或以漂石注足。而傾跌於厚如細縲之青苔中。或則力穿夾竹桃及狹葉之灌木叢。或則從絨香樹之林中。掙扎而過。此等絨香樹。無葉不香。芬芳撲面。有時或過一巉削之山岡。而從其罅隙中。俛首一望。則見其下。輭雲如海。雲氣鼓動。恍若銀浪。四周山石環繞。下有低原。然不可見矣。輭雲之下。則有奇異之聲。觸於耳觀。乃數千百之夜鳥聲也。夜鳥聲中。又雜以可怖之呼號聲。衆懼惡獸將至。迨進行後。方知爲猿啼。不足畏也。然山底洞穴中。又有聲狂吼。彷彿若鎗彈轟發。印第安人悄然呼止衆人。令勿聲。其初時若驚慌頗甚。及觀英吉利人手中所持之刀鎗而膽壯。低語之曰。是乃斑虎出而尋食者也。

回首北望。見有紅光隱隱。此何物耶。將謂月光所映射乎。而當夜之月光。初無如是明顯。繼復有黑煙上衝。兼以重重毒霧。彌漫之中。而大火起矣。

羅斯舟衆彼此愕然相視。阿姆協斯則問之伊華曰。汝嘗留意以火藥投入水中否耶。伊華曰。唯唯。不特此也。吾且將大礮內之彈丸火藥。悉行取出。雅不欲西班牙人聞轟裂之聲。使知吾等已棄此而他往也。

此火光實起於羅斯舟中。阿姆協斯蓋實行考的斯焚舟之計。示大衆以有進無退。其奉命而潛往縱火者。乃伊華與喀來氏也。然則捨前向以探新世界外。更無他道。而成敗得失。聽諸天命矣。

充嚮導之印第安人。素知山上有一祕密徑路。此徑雖盤旋曲折。沿緣山脊。然不如他道之多所障礙。故衆人奔走其後。頗不費力。行抵一流域之源。沿源直下。即可達聖雅谷。而朦朧白霧。起自雪拉峯之山麓間。印第安人以爲費尼敍爾之省城在焉。（省城即喀拉喀斯）而洛梯梯克斯及白露達之金礦。卽在其附近。昔年羅叔達氏名第谷者所發見者也。（第谷羅叔達係西班牙人）衆人聞金礦之言。不覺以目注視。徘徊不忍遽去。然欲爲襲劫之計。則萬不能成。不得已仍復折而向左。相將而下。向一畜牧場而行。欲抵畜牧場。必須經過溪壑數處。此等溪壑上。皆以繩索結成橋梁。爲往返之道路。阿姆協斯傳命衆人。既過之後。切須將繩橋割去。使畜牧場與聖雅谷往返之途隔絕。此蓋氏之遠識也。

及抵畜牧場。距天明猶遠。羅斯舟衆不特於其地攫得騾馬十四頭。且復得有印第安人八九名。此等印第安人。不堪西班牙主人凌虐之苦。故極願捨棄其地。而爲英吉利人南下之嚮導也。（以上所言畜牧場。卽倫敦斯也）

繩橋旣斷。英吉利人在畜牧場劫掠之事。直至當日之夜。其消息始達於聖雅谷黎安。至鄧格門則於當